

阮阮 不 相离

Ruan ruan
bu xiang li

原城 著

年少慕艾一夜成灰
山盟海誓终成
一纸离婚协议。

遇见霍朗

——之前

巫阮阮孤独一人
在这世间踽踽前行

我会对你好
并且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好

• • •

遇见霍朗

之后

✕

方知上苍并未亏待她

超人气作家原城

《余生多关照》狂撒“狗粮”后首度开虐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原城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阮阮不相离 / 原城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55-1500-7

I. ①阮… II. ①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0057号

阮阮不相离

作 者	原 城
责任编辑	雷燕青
特约编辑	小 鱼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63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500-7
定 价	32.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目录 ●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烟消云散

022 // 第二章
你不要送花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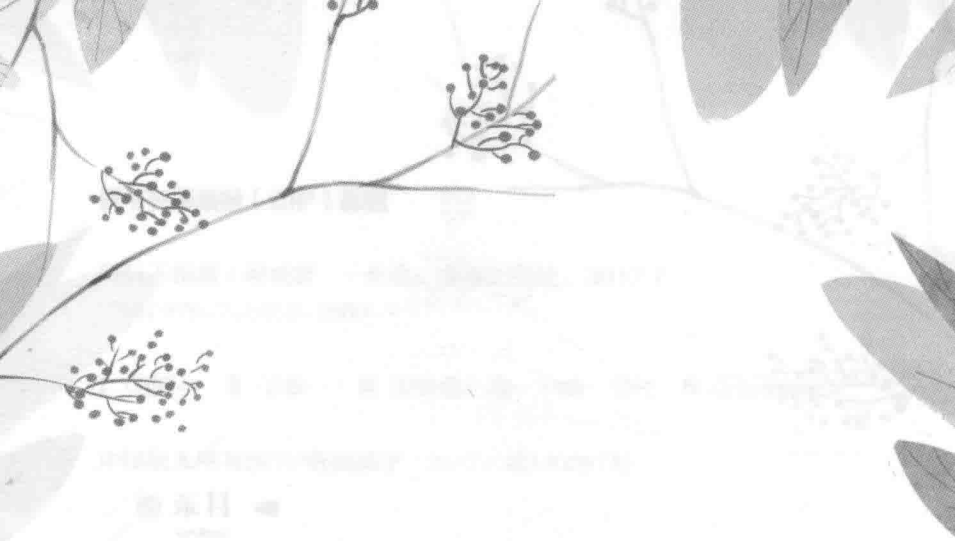
037 // 第三章
旧爱，新欢

058 // 第四章
我对你，不感兴趣

085 // 第五章
霍总肚里能撑船

113 // 第六章
一别两宽，各自安好

134 // 第七章
霍总，天天见



158 // 第八章
想活着，就离我远远的

181 // 第九章
十分钟情侣

203 // 第十章
蝴蝶飞不过沧海

221 // 第十一章
你的霍霆，快死了

248 // 第十二章
没有霍朗，世上早无巫阮阮

272 // 第十三章
反正我也不会原谅你

293 // 第十四章
我的巫阮阮

317 // 第十五章
朝思暮想



// 第一章 〰〰〰

烟消云散

整座城市充斥着鳞次栉比的钢筋水泥的建筑，雨后浓云未散，夜幕下，一幢幢流光溢彩的大厦直入云端，光洁的马路如同铺了一地碎裂的水晶，映射着这不夜城的光怪陆离。

完美融合了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建筑群毫无违和感地坐落在绮云山顶，这诗意神话与浪漫情怀并存的别墅群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这里远离喧嚣却可俯瞰全城，遥望城市中央最璀璨的华辉。

这座浮华的城市，令世间无数凡俗的男女趋之若鹜，他们宁愿背井离乡，漂泊在外也要融入这场日夜笙歌的盛宴。

巫阮阮披着孔雀蓝的宽大披肩，站在阳台上，手捧一杯热水，轻抿了一口，袅袅热气将她的睫毛熏得湿漉漉的。隔着这样一层缓缓上升飘散的暖雾，她安静地打量着远处虚假的繁华。南方的冬雨，寒冷刺骨。

通往别墅的盘山路上由远及近地传来了跑车尾喉发出的特有

的轰鸣声，百米加速只需 3.4 秒的法拉利 458，像一头嘶鸣的野兽疯狂地向别墅驶来。

跑车柔和的白色外漆却搭配了奔放妖艳的大红色内饰，这颜色是巫阮阮选的，这是她在偌大的霍家唯一做得了主的东西。

霍霆回来了。

巫阮阮紧了紧身上的披肩，端着热水杯从客房出来。隔壁的主人房门同时被打开，走出来的女子于笑黑发如瀑，双眸顾盼生辉。她对着巫阮阮扬了扬嘴角，示威般微笑着。

巫阮阮也扬了扬嘴角，她一日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便还是霍家的大少奶奶，就算没有了地位，也有这份尊严和骄傲。巫阮阮目视前方沉默地离开，俩人擦肩而过之际，于笑突然转身，撞在了她的肩上，她手中的热水被撞洒了一身，孔雀蓝的披肩浸湿了一块，袖口也被波及，还好热水的温度已经退去。巫阮阮轻轻拂掉落在手上的水珠，完全把无端生事的于笑当成一个屁，勉强让她影响了局部空气。巫阮阮绕开于笑，直奔一楼客厅。

霍霆左手手臂上搭着一件黑色的毛呢大衣，那件毛呢大衣有着简洁硬朗的剪裁，适合每一个像他一样的成功男士。他微抬着左手手臂，等待着。

巫阮阮走到霍霆身边，低垂着眉眼接过他手上的大衣。

楼梯间传来于笑的招牌笑声，如风铃一样叮咚作响，煞是好听。她一路小跑着下楼，却被霍母半路给按住，责备道：“哎哟，笑笑，你可不能这么跑，下楼梯要小心再小心，你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霍家的大孙子，和那怀着丫头的。是不一样的，懂吗？”

于笑笑着抱着霍母撒娇：“知道了，妈，我会小心的，保证不会摔到你的大孙子！”她放开霍母，越过巫阮阮，娇滴滴地扑进了霍霆的怀里，“给你暖暖，外面冷吧？”

霍霆抬眼看了看巫阮阮，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拉开怀里的于笑，洗过手，走进餐厅，抱起早早跪在椅子上等他的宝贝

女儿小燕呢，始终冷硬如同雕塑一般的面部线条终于有了松动。他轻轻揉了揉呢呢的短发，在她额头上印上一吻，然后从桌上拿起一双筷子给她喂饭。

于笑对上巫阮阮的目光，只见巫阮阮眉头微挑，嘴角噙着胜利的微笑，缓缓走到霍霆的身旁，拿起一块印着卡通图案的餐巾，围在呢呢的胸前。

霍霆瞥了一眼巫阮阮隆起的小腹和她袖口与披肩上的水迹，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蹙，声音清冷，缓声道：“周二我和你一起去医院。”

巫阮阮手上的动作一顿：“非流不可吗？霍家又不是养不起多出来的这一个女儿，况且，咱们名字都起好了。”

霍霆抬起头，双眸似疏冷的晚星，盯了巫阮阮半晌才将目光收回，沉声道：“非流不可。”

于笑住进霍家，是霍老太太的安排。

巫阮阮以为，于笑不过是霍家的客人，可不料，婆婆安排于笑进门，不是做客人，而是做内人。

巫阮阮也不是没有崩溃过，她甚至差点为此疯掉。她不过是晚上加了个班，回家之后便敲不开主卧的房门了。巫阮阮在门外狼狽地拍着门，大喊着“霍霆你个王八蛋”，可是屋内的一对璧人充耳不闻，于笑的娇笑声与甜腻的低吟声不断从房内传来，她越发觉得连那扇木门都过分烫手。

巫阮阮从半夜敲到凌晨，偌大的霍家，似乎成了一座空城，而她一个人站在房门口上演怆然的独角戏。

她哭得累了，就倚在门上怔怔地发呆，听着房内传出的于笑已经沙哑了的声音，心里一片荒凉。

那一晚，巫阮阮明白了，何谓爱恨交加，何谓不甘不愿。

第二天日上三竿之后，主卧的门被打开，巫阮阮猝不及防，

仰头摔躺在了霍霆的脚背上。她下意识地“哎哟”了一声，头发蓬乱，卑微乞怜般地仰视着眉头紧蹙的霍霆，他的自傲苍白、他的沉默冷清，终于一股脑地塞给了她，一滴不剩。

从前的巫阮阮总是觉得，这样寡淡的男人只要微微一笑便是倾城的，可她忘记了，这样的男人一旦收起了他赏赐给凡人的微笑，该是多么冷漠的天神。

纵使你三跪九叩，磕着长头，诵着梵经，一步一思量地虔诚地走进他的生命里，他也可以无情得像面对燃尽的烟灰，轻巧地将你掸去。

而后，她越过霍霆，看到了只上身穿着霍霆的衬衣、光裸着小腿的于笑。于笑黑发及腰，干净柔软。巫阮阮这才意识到，相比自己在婚礼上没踩稳高跟鞋摔进了霍霆的怀里，眼下这才叫作狼狈不堪。

她这辈子，从来没这么不堪过，甚至下辈子也没什么可能会如此不堪。

巫阮阮看着霍霆慢条斯理地舀起一勺汤，放在面前吹了吹，再用嘴唇试过温度，觉得不烫了，才喂到女儿嘴里。

她直起身，点点头：“好。”

他的要求，她全部应允。

当初巫阮阮嫁入霍家的时候，霍老太太百般不愿意，毕竟像他们这种家境的人家，都讲究个门当户对。

不过霍老太太再不同意，也抵不住她儿子着了魔似的非巫阮阮不娶，那个架势，好像如果她不许巫阮阮过门，他就要出家当和尚一样。

巫阮阮肚子里的二胎，怀得比于笑早，可她怀的是女儿，于笑怀的是儿子。

霍老太太得知巫阮阮怀的是个女儿，当即面露不悦。巫阮阮刚嫁进霍家的时候，她请先生卜过一卦，先生说，巫阮阮子女缘薄，一生只有两个孩子，并且都是女孩。

当时霍老太太听着心里就不高兴，但是又觉得这先生的话不能全信，也许这先生不靠谱，没准就生儿子了呢。

后来于笑从法国回来，住进霍家，深得霍老太太的喜爱，霍老太太便也带着她去找风水先生看相。那江湖术士狗嘴大开，愣是没吐出个象牙，只说于笑和霍家有缘，几年以后就是霍家的少奶奶，还能生儿子。

霍老太太一听，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吧，反正她早晚都是霍家的人，早晚都是自己孙子的妈。反正于家也依附着霍家，他们巴不得把女儿弄进霍家。于笑便出现在了霍家。

巫阮阮的肚皮不争气，第一胎生下来是个姑娘，而且还是个哑巴，第二胎，等到能看出男孩女孩的时间，一查，还是个丫头。

霍老太太觉得那个风水先生的钱真没白拿，嘴比枪都准。既然巫阮阮生不出儿子，那要她有什么用？没过两周，再一查于笑肚子上的胎儿，是个男孩儿。

女人啊，有时候就是三分靠拼，七分靠命。

霍老太太知道霍霆喜欢霍燕呢喜欢得不得了，生怕将来巫阮阮生了二女儿，两个女儿加一块儿，抢了霍霆对孙子的疼爱，于是百般责难，不想让巫阮阮生下第二胎。

婆婆不管怎么样，巫阮阮都可以忍，毕竟她嫁的人是霍霆，不是霍老太太，可霍霆也不想要这个孩子。

巫阮阮摸着自己的小腹，轻轻叹息：难怪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

谁都能对她肚子里的孩子狠心，只有她自己不能。

巫阮阮怀孕将近五个月了，这已经不是做个无痛人流就能了事，需要引产，风险也大得多。结婚后第一年，她唯一的至亲

父亲去世，家里只剩一堆七大姑八大姨，除了找她借钱时一副太监样，还钱的时候以及别的时间对她都是一副立誓老死不相往来的模样。

巫阮阮给公司打了电话，请了两周的假。第二天，她很早就起床了，为霍霆做了一份早餐。

霍家自是不缺做饭的阿姨，可是自从巫阮阮进了霍家的门，他就只吃她做的早餐。巫阮阮也就只会煎个鸡蛋，别的完全不会，她甚至榨杯果汁都能弄得厨房一地苹果渣。霍霆曾说过，早餐决定他一天的心情，吃了巫阮阮的早餐，他才有心情出门赚钱养家，和公司那些胡搅蛮缠的人斗智斗勇。

这是他还深爱着她时说的甜言蜜语。虽然现在已经物是人非，可是巫阮阮依旧每日早上起来做好那份早餐。

她不是不恨，可是，也没那么快就不再爱。

于笑不像巫阮阮，她天生娇惯，没怀孕时就不出去工作，怀了孕更是连一杯水都懒得倒了。她翘着手指捏着水杯，对着在厨房忙碌的巫阮阮嘲讽地一笑：“操劳命。”

巫阮阮没有理会她。

霍霆懒洋洋地从楼梯上走下来。

他下身穿着一一条白色的休闲裤，上身是浅灰色的针织衫，没有用T恤或是衬衫打底，露出白净的长颈和一小片胸膛，背脊笔直，清瘦却不过分单薄，笔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刚刚吹干的头发，没像往日一样打理得一丝不苟，碎发荡在额前，好看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巫阮阮将手里的瓷盘放在餐桌上，抬头便看见了这一幕，只差一点点，她的眼泪便要夺眶而出。她连忙转了身，在围裙上蹭了蹭手。

霍霆已经很久没有过一个正常的假期，算算应该自打于笑来霍家，他便越发忙碌，西装从浅灰到重黑一路排开，衬衫从纯白

到深蓝循环不断，没有日夜，没有周末。许久不见他如此休闲的模样，现在再见到竟是陪着巫阮阮去做引产。

他身上穿的衣服和裤子是巫阮阮买的，连眼镜都是她专程去阿玛尼为他挑的。

巫阮阮总是喜欢将霍霆刚刚找出来搭配针织毛衣的衬衫藏起来，用纤细的手指轻轻戳着他半露的胸膛，像个没节操的傻姑娘一样垂涎只属于他的那份性感。

霍霆还是那个霍霆，巫阮阮还是那个巫阮阮，连煎鸡蛋的火候都能被她掌握得一成不变，可是他们的爱情出现裂痕了。这一刻，她如鲠在喉。

霍霆走到餐厅，他的目光落在桌上的瓷盘里，煎鸡蛋、温牛奶，瓷盘的旁边放着当日的财经报，一切如常。

他插在口袋里的手指不禁紧握，又在瞬间放松。他端起牛奶喝了一口，然后坐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吃起了早餐。

“巫阮阮，如果你今天再想着逃跑……”霍霆停下手中的动作，抬起眸子，一脸警告意味，“我就不会再有时间和耐心陪你耗下去了。”

巫阮阮淡淡一笑：“我知道了。”

恋人如果不爱了，再多的曾经也不过是过眼云烟，顷刻间便消散。

撒娇或撒泼，都不是挽回爱情与婚姻的方式。

霍老太太抱着孩子从外面进来，看到沙发上巫阮阮的行李包，眉开眼笑：“哎哟，阮阮，我和你说，这次你可不能再玩仙人跳了。约到那些好医生可不容易，咱们钱花到位了，人也找到位了，就差你到位了。你放一百个心，我都交代霍霆了，咱们要安全第一。”

巫阮阮扯了扯嘴角，笑意未达眼底。她将额前的两缕碎发别到耳后，穿上风衣，答道：“让您费心了。”

于笑拿着一把剪刀从厨房优哉游哉地晃出来，笑意盈盈地看

着巫阮阮：“阮阮姐，听妈说你特别爱干净，坐小月子得好些天不能洗头呢，你头发软绵绵的，那么多天不洗得多难受，你又没有娘家妈，没人伺候，剪了得了，省得麻烦。”

巫阮阮将长发从风衣的领口拉出来，轻轻一抖，散在背后，连个正眼都没给于笑：“不用，我生燕呢的时候也……”但她的话还没说完，于笑当即黑了脸。于笑不待见霍燕呢，相比于生不出儿子的巫阮阮，霍霆心尖上的宝贝女儿霍燕呢才是她心头的那根刺。

于笑手腕灵巧地一勾，拂起巫阮阮的一半长发，齐脖剪下，动作迅速。

巫阮阮只觉得头上一轻，耳边“咔嚓”一响，再回头，于笑还是那副笑意盈盈的模样看着她，手里却多了一把长发，微微泛着栗色的光泽。巫阮阮天生肤白，连发色都浅，上大学那会儿她追霍霆，愣是死乞白赖地说：“霍霆，你看你上哪找一个比你还白净的女朋友啊？白人也没我白啊。”

“这回不剪也不行了，阮阮姐，一半更难看，这都成什么样子了？”

巫阮阮的发质是不算好，软绵绵的，和于笑那不做任何打理就乌黑柔顺的长发很不一样，但以前霍霆总喜欢在她仰躺在他腿上时温柔地摸着她的头发，他说她的头发如同绵密的蚕丝。

她红着眼眶转头看向霍霆，试图从他的脸上找出那么一星半点类似责备于笑的蛛丝马迹，可他只是淡淡扫过她们两人一眼，径自穿戴好，然后拿起车钥匙，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巫阮阮憋回眼泪，她抽走于笑手里的剪刀，拢住剩余的一半长发，狠心剪了下去。

三岁的小燕呢从沙发上跳下来，走到巫阮阮的脚边，捡起地上的一缕长发，拿在手里举着，跑到门口，对着坐在跑车里的霍霆招手，委屈地看着他。

霍霆的睫毛几不可察地发颤，他拿出太阳眼镜戴上，遮住半边脸，连按两声喇叭，催促着屋内的人。

巫阮阮披散着参差不齐的短发出了门。她和霍老太太坐在后面的奔驰上，霍霆车上的副驾驶座已经是于笑的位置。

巫阮阮的手机在大衣口袋里响起，她快快地拿出来接听，看见屏幕上的名字后，下意识地远离了霍母一些，向门边靠去：“喂？”

电话那边的童瞳劈头盖脸地骂了过来：“巫阮阮！你个脑瘫！为什么把 KUTA 这一期的新品广告做成宇宙黑洞？都说了要小清新！清新你懂吗！绿的蓝的黄的！你是创意总监还是我是创意总监？！”

巫阮阮习惯性地要去拂自己的长发，却摸了空，这才想起来哪里还有长发。等到童瞳发泄完毕，她好脾气地开口：“我知道了，童总监，官大一级压死人，可是我又不是你部门的，你这话该去对我们设计总监说啊。你们创意部整日天马行空，创意是由你们提供，可设计由我们提供，想得到和做得出是两回事，创意部的想法偶尔也有实现不了的。”

童瞳突然压低了声音，似是用手掌挡住了听筒：“放你的天马行空屁，小清新怎么就天马行空了？我告诉你，阮阮，这个项目我费了好大劲儿才给你争取来，我说老练的不如新锐的，你可不能把新锐的给我弄成心碎的。我看你们那个脑瘫总监不顺眼两三年了，整天和我撞衫，你帮我弄走她，我推荐你升职，咱俩互利互助。”

巫阮阮也压低声音：“这次恐怕不行了，我现在没时间去改方案了，我请了两周的假，KUTA 哪是等人的主，不行的话你还是交给我们组里的人去改一下吧。”

“啊？”童瞳的声音又突然拔高，“你请两周假？阮阮，你不会是……”

巫阮阮用余光扫了一眼霍母，对着电话轻轻“嗯”了一声。

“哪个医院啊？”童瞳冷静下来，沉着声问。

“女子医院。”

“巫阮阮，你真行，脑瘫怎么样你什么样，你和脑瘫比，唯一的优点就是走路快了那么一点。你给老娘等着！”说完她“啪”地挂了电话。

巫阮阮抚摸自己的腹部，怔怔地出神，想起霍霆当初温柔含笑的声音：“阮阮，我们给呢呢生个妹妹，叫喃喃。”

可如今……

昨天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霍霆一直陪在她身边。虽然这种陪伴已经失去了幸福感，可在她想回头看看抽出来的那一针管血时，霍霆还是本能地抬起手掌，隔着微小的距离挡在了她的眼前。

她满心疑问地抬起头，对上霍霆的目光，却换来他冷冰冰的一句：“有晕血症就别瞎看，我下午还有个会议。”

想到这里，巫阮阮苦涩一笑，那个因为霍老太太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便要放弃继承霍氏的别扭男人，转身的时候竟然这般干净利落，在他眼里，她甚至不如一个会议。

果然男人变心如变天。

霍老太太当然不是来陪巫阮阮做引产的。到了医院，霍老太太象征性地拍拍她的手背，让她不用紧张，便眉开眼笑地陪着于笑去做产检了。

巫阮阮坐在病床上，等着护士为她做安排。霍霆双腿交叠，坐在她面前的椅子上，深褐色的大衣里裹着黑色的围巾，皮肤苍白，唇色清浅，将他衬得比谁都像个病人。

以前巫阮阮总爱躺在枕头上用手指点着霍霆淡粉色的双唇，说：“以后咱家宝贝一定要像你才行，唇色淡淡的多漂亮。”霍霆则笑：“不好吧，要是第二个人长得像我一样，那你还追着我跑吗？”

只可惜往事已不可再追。

“术后会有一个护士专门负责照顾你，我明天有行程安排，来不了。”霍霆冷漠地打断了巫阮阮的回忆。

巫阮阮张了张嘴，转头看向灰蒙蒙的窗外：“我不习惯别人照顾。”

霍霆点点头，交叉在腹部的手指相互绕着圈：“如果你觉得没必要，那就取消。”

巫阮阮眨了眨眼，看向天花板，试图让眼泪倒流。

当初在婚礼上信誓旦旦说着的生老病死不离不弃的誓言，现在看来，不过是荒唐可笑的谎言而已。

“还有……”霍霆突然开口，不温不火，不疾不徐，“你安安分分把这个孩子做掉，我会调整离婚协议，增加……”

“我不会离婚的，霍霆。”

她做错了什么事，自己的孩子不能生下来，还要被逼着离婚？

巫阮阮不是怕离开这个家就再无去处。虽然她的父母已经不在，但她有手有脑，想养活自己也不难。她害怕的是霍霆不会把霍燕呢的抚养权给她，也怕于笑这个后妈不待见自己的女儿。于笑连她这个夫人都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会心疼呢呢吗？小燕呢又不会说话，她怎么能放心小燕呢在别的女人身边长大？

于笑挽着霍老太太的手臂从病房外走进来，相比巫阮阮的痛苦，她真是笑得春风得意。于笑拉起霍霆的手掌放在自己的肚子上，一副甜到腻人的样子，说：“宝宝一切都很好，你不要担心。”

巫阮阮下意识抚摸上自己的腹部，心酸不已。

霍霆被于笑握住的手指有些僵硬，好半天才缓过神来，在她的肚子上轻轻摩挲着，嘴角轻轻扬起，眉眼清俊，微笑道：“小宝贝，我是爸爸。”

巫阮阮的眼睛像突然被风吹进了沙，干涩得厉害，不自觉落

下泪来。

她转过身，背对着三人，无声拭掉眼泪。

护士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单据，念道：“巫阮阮？”

“巫阮阮！”尖锐的女声毫不客气地撕裂了这一室和谐，小护士还没来得及看清身后的人是谁就被撞了个晕头转向。童瞳鲜红艳丽的风衣被风兜起，跟电视剧里侠客身上的披风似的，露出内里白色的衬衫和米色的包臀裙。她光着脚，手里拎着两只尖细的高跟鞋，风风火火地冲到巫阮阮的病床前。见到巫阮阮一脸的泪痕之后，她气得瞪大眼睛，紧紧咬着后槽牙：“给老娘憋回去！”

“童瞳……”巫阮阮立马擦干眼泪，撑着手臂坐了起来，“你冷静一点。”

“像他这么冷静吗？冷静到结了冰！霍霆！你还是不是个男人！”童瞳挥舞着手里的高跟鞋指向霍霆，“我呸，我不应该问你是不是个男人，我应该问你是不是个人！”

霍老太太面露不悦，心想这哪来的小泼妇张嘴就骂人，正要发作，于笑挺着肚子护在霍霆的面前，示威地看着童瞳：“你是谁啊？嘴巴放干净点。”

童瞳鄙夷地一笑，不屑地扫了一眼于笑，歪着头，越过她看向霍霆：“不错啊，霍霆，你们霍家真有本事，这狗训得都能把人话说得字正腔圆了。”

于笑气急败坏，她怎么都没想到，性格像小绵羊一样的巫阮阮有一个这么霸气外露的朋友，大小姐脾气一上来，伸手就要打童瞳。不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童瞳拎着鞋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鞋底拍在于笑的脸上，还眯着眼睛笑了一下：“真不该用这么好的鞋打你，可是现找破鞋来不及，委屈了我的鞋。”

“童瞳！”巫阮阮一把拉过她，狠狠地在她手臂上掐了一把。

霍老太太哪能看着怀着她的大孙子的于笑受委屈，脸色一沉：

“你连孕妇都敢打！”